



沧海卷

继《羽》系列后

创出道以来

最凄美绝爱之作

顶级插画师ENO.

倾力绘制绝美古风长卷

那些经过你，爱过你的人，

都会永远在你看不见的

地方守望你。

CBS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沧海卷

CANGHAI
JUAN



沧月
著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沧海卷 / 沧月著. -- 长沙 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438-9501-0

I. ①沧… II. ①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0340号

沧海卷

著 者

出版人

策划人

执行策划

责任编辑

特约编辑

装帧设计

内文设计

谢拉

周政

王旭波 陈琳琳

夏新军 曾诗玉

夜游宫

彭意明

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

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960×660 1/16

印 张 47

字 数 28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501-0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

目录 CONTENTS

沧海

 CANGHAI
001

一、思寒 /002

二、神捕 /025

三、围攻 /039

四、归途 /069

五、花凋 /093

东风破



DONGFENGPO

107

一、暗香 /108

二、疏影 /119

三、人间别久不成悲 /130

四、夜 /138

五、扬州十年一梦 /145

六、还记章台走马 /154

七、一夕玉壶冰裂 /160

八、心事已成非 /167

九、淮南皓月冷千山 /176

十、冥冥归去无人管 /188

乱世

 LUANSHI

201

- 一、血色黄昏 /202
- 二、风起渭水 /210
- 三、几度夕阳 /220
- 四、破灭的黎明 /228

辛夷

 XINYI

233

- 一、沉剑 /234
- 二、故人归 /242
- 三、生死 /252
- 四、花凋 /261

沧海

 CANGHAI

涸辙之鲋，相濡以沫，
相煦以湿，曷不若相忘于江湖。

——题记

一、思寒

大變哲宗康德七年五月。京师。

熙熙攘攘的朱雀大街上来了一行游客，看似貌不惊人，但所过之处，都引起了市人的窃窃私语——原来走在前首的白衫人虽是戴了范阳笠，可回顾言谈之间，分明是个活泼伶俐的女子。其时朝野之内外礼法之防甚严，像这般女子在外公然抛头露面，自然难免引人侧目。

“小寒，收敛点，别惹全街人都看你！”身后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皱眉，低声呵斥，可语气在抱怨之中又满含爱怜之情，“会惹麻烦的！”

“哎呀！我要这个，哥哥你给我买嘛！”那白衫女子走入了一家铺子，突地指着壁上的东西叫了起来，“就是这个，喏，左边的，很漂亮吧？”

她语音清越动人，语一出口，更无法掩饰她女子的身份。

中年人被她死拖到店中，抬头一看壁上，不由大笑：“小寒要这个干嘛？”

这么快就急着嫁人了？”

后边一行人此时也已到了店外，齐齐抬头往壁上一望，不由哄堂大笑。只见壁上挂着的是一整套女子嫁时衣饰，宝光夺目，而那个叫“小寒”的白衣女子正指着那一顶珠玉缀的凤冠娇嗔。

中年人笑道：“小寒，你什么时候选好了如意郎君，大哥再买也不迟呀！”

“对对，就算大哥不买，到时我们也可以买全套送你。”那一群人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个个英气勃发，挺拔伟岸，此时听到老大开口，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调笑开了。

那白衣女子仰头看着壁上那顶凤冠，似乎看得入神，居然并不还嘴。但她一直仰着头，不期然头上斗笠便滑落了下来，丝一般的秀发落了满颊，一张明艳照人却带几分娇横的脸也露了出来。

一时间，店内外所有旁人齐齐怔了一下——好美的女孩儿！

并不是说她有多么倾国倾城、难描难画；也不是说她容色如何美绝人寰，天生丽质。只是她虽有着看似不出众的五官，可这毫不起眼的五官一旦组成了这张脸，却莫名地洋溢着奇异的吸引力，仿佛一个顾盼、一个举手抬足之间都有明丽爽朗的风姿。

在斗笠落下的一霎间，刚进这家首饰铺子的一位公子忍不住赞叹了一声。

与小寒同行的所有人的目光不由全落到了他身上，看似奇怪，又似审视地看了一眼后，认定他不过是个普通路人之后，所有目光又齐刷刷回到了小寒身上——看得出，这女孩儿是他们注目和关爱的焦点。

“为什么嫁人才可以戴这个？我才不管呢，我就是要！”小寒嘟了嘴，赌气地从腰间解下荷包，“大哥不买，我自己买了！”

“小寒快别生气，大哥当然买了！”中年人忙不迭地从怀中掏出大叠银票，数也不数抽了几张塞给老板，“还要什么，尽管拿好啦。”

“大哥真好。”小寒这才欢喜地展颜一笑，众人只觉一阵风过，她已跃上壁间，轻轻摘下了那顶珠冠，转瞬翩然落下。动作之轻盈，姿势之美妙，直如回风飘雪。

她捧着那顶嫁娘的珠冠，盈盈一笑：“我什么都不要啦，只要这个！”

这时，又有人轻轻赞叹了一声。

还是那位刚进门的公子。他还是站在原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头戴珠冠盈盈落地的小寒，全然不顾那一行人又盯上了他，只一击掌，赞了一声：“宛若天人！”

小寒看也没看他，自顾自地镜前顾影自怜了好一会，才带着十二分满意的神气转过身来，笑吟吟地对那一行人道：“大哥，兄弟们，我们可以上路了！”

“喂，小……公子，该走啦！”站在那位公子身后的一位青衣童子忍不住提醒道，同时拉了拉正发痴的公子。那个公子还是没反应，直到那一行人已来到了门边，可那公子还是一动不动地堵在那里。

见那一行人到了前面，他才施施然一揖到底，开口：“在下姓朱，京师人氏。敢问这位小寒姑娘贵姓芳名，家住何……”

他一句话还没完，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——他飞起来了。

其实是那一行人中一位火暴脾气的年轻人不等他啰唆完，便已伸手一把将他抛了出去。那个啰唆的家伙一除，门口便空了出来，那少女嫣然一笑，先走了出去。

那位朱公子则一路往街当中落了下去，他大呼大叫，手舞足蹈，做足了声势。可那位青衣童子却只笑了笑，仿佛毫不担心自家的公子——他太明白这位武功还算可以的宝贝少爷只是在吸引那美女注意，惹她发笑罢了。

果然，少爷落地的姿势虽不雅，却毫发无伤。

这时，只见那一直抿嘴笑看着这边的少女脸色一变，收敛了笑容。

“小寒，怎了？”几个站得近同伴齐齐失声问。小寒不答话，眼中涌上了泪水，突地向街中狂奔过来。所有行人忙让了一条路——给这个女子撞到可不是玩的。

“承俊哥哥！承俊哥哥！”只见她飞奔进了一间药铺，一把拉住了一位正在买药的青年男子，又是欢喜又是惊讶：“我……我终于找到你了！你居然在京师？”

“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她拉着那个黄衫男子欣喜若狂地唤了一声，便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脖子，又哭又笑：“九年找不到你，他们都说你被人打死了，我才不信呢！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……这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那青年男子先是一怔，再低头看笑得满脸泪珠的小寒，欣喜与惊讶同样漫上了他的脸。他抚着她的长发，同样宠溺地低语：“不是做梦，小寒，不是做梦。我的丫头的确确和我在一起。唉……都长这么大了……别哭，别哭了啊？”

“哦，原来是金少侠。”那一行人明白过来，嘀咕。

“奇怪，天山派的金承俊不是九年前寒江一战后就不知下落了么？”其中的老大也有些纳闷，“小寒那时候伤心得要死，却不料这个家伙躲到了京师。”

路人纷纷侧目，看着一个姑娘在当街上和一个年轻男子搂搂抱抱。

这时，那与小寒同伴的一行人突然变了脸色，匆匆上去对两人一番低语，很快小寒便放开了那个人的脖子，向四周看了一眼，又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可眼睛却是看着街中朱公子那边的。一言未毕，一行人连同那买药人都匆匆走开了。

街上的人眼睁睁地看了一场戏，还没回过神来便已经散了，不由叹息。

“公子，还不走么？”青衣童子这才好整以暇地点了一句，“你今天可是来给吟翠姑娘买首饰的，都快关门了，还买不买？”

那位姓朱的公子这才回过神，面色沮丧地自语：“唉，我真是薄命，名花竟已有主！”

“什么‘名花’！”青衣童子冷笑，言辞锋利，“公子你难道还看不出来，这一伙人正是有名的朝廷钦犯‘天枫十一杀手’？至于那女子，与他们走在一起，不是盗就是匪，还说什么‘名花’？”

——这个卑微的仆人，竟有如此深藏不露的见识武功！

那么这个看似花花大少的朱公子呢？又是何许人也？

天枫十一杀手——同一时刻，同样的名字也在另一个人口中吐出。

京师府尹的府邸中，后堂帘幕低垂，密谈刚刚开始。所有的下人都被屏退了，府尹看着出示了令牌的来人，脸色敬畏，带着一丝不安和惊惶——这个人所到之处，大燮所有官员没有不心里忐忑的，生怕自己平日做过的亏心事被抓住了把柄，从此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

“蔡府尹，打扰了。”有礼但却冰冷的声音道。

府尹战战兢兢：“哪里哪里。不知神捕此次来京，又有何贵干？”

“在下是为了追捕去年犯案的天枫十一杀手才来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茶盏落地之声，府尹的声音里带着震惊，“这、这十一个魔头……难道已经进了京师？神捕，这……这可如何是好？万一有什么差池，下官乌纱就不保了呀！”

对方的声音依旧是平静的：“府尹放心，在下既然来了，自当保护京师平安——但望府尹大人让在下在京师内自由行动办案，必要时借些人手。”

“这自当从命。神捕，可全拜托您了！”

“那好——明日我便会动手，希望府尹调派人手协助。”

待到事情商量完毕，从府中出来，已经是暮色四起。来人抬起了头，静静

地仰头望月，皎洁而寒冷的月光淡淡照在他脸上。

——不，确切说，是半边脸上。

因为他的左边脸上，自额至颌，全部覆盖着一张铁制的面具。冰冷的铁，掩着冰冷不动声色的脸，而铁的冷峻与坚硬，更将他那轮廓分明、英挺冷漠的半边脸衬得不可接近。

这张脸，就是大彀众口相传的“铁面”，而这个人，也就是天下百姓心目中已接近于“神”的存在——天下人都唤他为“铁面神捕”，至于他究竟姓什么，叫什么，甚至大约多少年纪，从何而来，都无人知晓。

只知道自从他出现公门以来，接手的十九桩大案无一不应手而破。其中“翠屏山”一案中更是风头出尽，不仅剿平了两湖五大山寨，还把与此案有关的朝廷重臣许庭山依法论斩。令朝野风气为之一肃。而他办的第二十桩大案，就是一年前天枫十一杀手在福州犯下的连杀六名知县、掠劫国库粮仓案。

然而，这也是第一件让他追查很久的案子，甚至到了现在，他都没有把凶手捉拿归案。

他仰头望月，目光波澜不惊，直奔夜色中——要做的事，实在是太多了。



“唉……又得浮生半日闲呀！”出得玄武门来，环顾周围市郊，一位锦衣玉带的贵公子伸了个懒腰，“小丁，你去前面等人，我就先在这儿睡个觉罢。”

林外有怪石数堆，那贵公子就往石上一躺，正好躺在一个可容身的石缝里。午后艳阳甚好，而林中也寂静无人，正好小睡一番。他一身装束华贵，可行为作风却与一个市井之徒无异。

可这睡意刚起不久，就被几声高声谈话打断了。

“承俊哥哥，你……你不喜欢思寒了么？”林子深处传来一个声音，分明是那日街中珠冠少女。那贵公子吓了一跳，连睡意也丝毫不见了，连忙竖起耳朵。

“喜欢，我怎么会不喜欢我的小丫头呢？”仍是那俊朗男子的宽容笑声。

“哼，我可不是什么小丫头！”气冲冲的声音。

对方朗朗地笑：“我知道小丫头现在长大了，厉害着呢！你这两年可没少做惊天动地的事啊——不过最近小心点，铁面神捕似乎追查得紧。”

“哼哼，一个臭捕快，难道怕了他么？”少女怒道。

男子的声音沉了下来：“小丫头，你千万小心着点，铁面他可不好惹——这绝不是开玩笑，懂么？我可不想看小丫头才二十不到就被抓去，砍了你这千娇百媚的脑袋。”

也许对方语气里的关切让她重新高兴起来，那个少女嘻嘻一笑：“那承俊哥哥你一辈子护着我好了，有你在，那臭捕快就奈何不了我了！”

那男子轻笑，有些宠溺又有些无奈：“怎么可能呢？这辈子有了弱兰就够我操心了，我可没分身术！不过你有十一个哥哥，也……噢，小丫头，你怎么了？”

朱公子从一数到十，那惊天动地的哭声便响彻了整个林子。

“唉，又是一个不懂女儿家心思的笨蛋！”他在石上咬着牙，恨不得一把把那个不懂风情的男子踢开，让自己来替代。

“呜呜——承俊哥哥不喜欢我了！承俊哥哥变啦，不像以前疼思寒了……讨人厌死了，思寒不想再见你了！”厉思寒放声大哭，哭得肝肠寸断。

金承俊一下子慌了手脚，忙拍拍她，却被毫不留情地一巴掌甩开，不由诧异：“我对你怎么不好了？我还是你的承俊哥哥啊——就算以后不能像九年前天天陪你，可你还有十几位义兄呢！”

“去死吧！我不要什么兄长，我有十一个哥哥，够多了！”厉思寒大喊一声，对他的迟钝已忍无可忍，一边哭一边骂，“从小到大，你都是我一个人的！凭什么弱兰就把你抢走了？我……我不甘心！”

这一通惊人的爆发后，林中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静得令人窒息。

朱公子几乎要忍不住伸出头去看看了，幸好，金承俊的声音及时传了过来，语音低了很多：“思寒，毕竟九年没见面了……这么长的时间，什么都会有点变化的。”

“就像你已经是名震天下的剑客，而你的小丫头只是个女匪首？”思寒的声音更锐更冷，带着一丝哭腔，几乎已完全不是方才的小女孩样了，“九年？九年很长吗？可为什么我想起以前的事就像还在昨天呢？我没变，只是你变啦……你不像以前那么疼我了！”

“我承认我变了，”金承俊截口道，温言安慰，“但只是我心中多了个弱兰。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可是丝毫未变，仍是排在第一。”

“排第一？”朱公子听到那已冷得完全不像思寒的语声问，“那弱兰又排第几？”

“也排第一呀，”金承俊朗朗一笑，轻声安慰这个少年时最好的伙伴，“只不过另起一行而已——你想，朋友和爱人是不能比较的，对吧？”

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沉默得连朱公子都觉得窒息。

“你走吧！”厉思寒突然开口，声音凄苦而又淡然，“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金承俊声音这才变了，“小丫头，别闹脾气了！”

“我不是什么小丫头！我早说过了的！”厉思寒有些暴怒地冲口，稍稍停了一下，才又道：“我不会甘心只做你的朋友，如果还跟着你，每次看到弱兰我都会觉得生气，以后不知道又要闹多少场——我找了你九年，也累了……”

承俊兄，既然如此，还不如就当作不认识罢。”

“小……思寒！”金承俊的语声中有真真切切的心痛与不忍，为她那句“承俊兄”。

“你走吧！弱兰是不是病了？那天你上街抓的药还没拿回去呢。你放心，我最讨厌就是牵扯不清的人。”厉思寒淡淡道，蓦地缓缓低声道——“你若无心我便休。”

“好丫头！”朱公子几乎忍不住要为她喝起彩来，“有骨气啊！”

脚步声走远后，林中又静了下来。然后又过了很久，他才听到很低很低的哭声，还杂着分辨不清的低语和啜泣。

“这倔丫头哭得可真伤心。”朱公子也不由叹了口气——这，是她的初恋吧？第一次失去所爱的人，便会是这样的痛苦。就像他当年……

秋后的午阳照着他的脸，热辣辣地疼。他伸了个懒腰，坐起了身。

“谁？”一声厉喝，眨眼间一道白光迎面疾射而来！

“有没有搞错？”朱公子百忙之中骂了一句，足尖丝毫不怠慢地在石上一点，整个身子如离弦之剑般擦着剑尖向后避了开去。危急之际，他的身形快如闪电，居然避过了这猝不及防的一击！

待到他缓了口气，只见一丈开外的溪石上一个白衫少女手持长剑，冷然又不无敌意地斜觑着他，泪水还没干的眼睛里带着杀意。

“又是你？朱公子好身手，怎么会当街摔个大马趴，这会儿又来鬼鬼祟祟听人壁角？”厉思寒目露杀气，冷冷讥诮，“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难怪我哥哥们要我小心你！”

唉，这女孩儿方才一派天真纯善，此刻一拿剑，可真凶得像个女杀手！朱公子心道，可懒懒倚树站着，嘴上却不输分毫：“厉思寒厉姑娘，我想是你搞错了，要知道，这玄武门外郊区树林可是官地。你自然可以来这儿谈情说爱，

在下也自然可以来这儿晒晒太阳睡个午觉，谁也犯不着谁，是吧？又怎么能叫‘鬼鬼祟祟听人壁角’？至于‘当街摔个大马趴’，那是在下自己乐意当众表演，与我的‘好身手’断然无关。”

他一口气说完了这啰啰唆唆一大堆后，居然还不忘笑嘻嘻加上一句：“至于你方才不分青红皂白对我意欲谋杀，在下也就不告官了。要是一告官啊，那乖乖的铁面神捕在京师一听，‘我的小丫头’那‘千娇百媚’的脑袋可不保了！”

厉思寒早已听得不耐，可目光已然少了几分敌意，明白这个油嘴滑舌的贵公子显然对自己没有敌意。

“谅你也不敢！”她冷冷抛下一句，“铮”的一声收剑归鞘，回身就走，欲走时她又回身，故意装出一脸杀气，冷冷警告：“给我记住，要是你对别人说了今天你在这儿听到的话，我……我就一剑杀了你！”

说到最后一句，她脸上已经泛起了红霞。

毕竟还是个女孩子家，她厉思寒在江湖上也算是赫赫有名，如果被人知道了自己单恋天山派大弟子多年，结果被苦恋的人亲口拒绝，这个脸可就丢得大了。

“放心，事关一个姑娘家的名声，在下有几个脑袋，敢在人后乱嚼舌根？”朱公子仍是懒懒道，可眉目间的神气却郑重之极。

厉思寒心下释然，又不由暗生感激，一抱拳翩然就走，走了几步又想起什么似的，回身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朱公子意外地怔了怔，慵懒的脸上露出了尴尬之色。

“若不方便说，那就算了。”厉思寒不再多问，又转身欲走。

“不不不，”朱公子忙忙解释，浮现出一丝苦笑，“不是不便，只是…只是在下之名，实在……实在让人见笑。”